

第二章 創作理念

管絃樂曲《山韻行吟》的創作動機如上述，來自個人一個遙遠記憶的觸動，在這動機之推動下，隱約有個想法控制這首曲子的架構、素材的選擇，這個想法就是此曲的創作理念，就是近似中國文人所追求的「天人合一」的觀點——接觸自然、觀照自然³、取法自然⁴、融入自然。

在這「天人合一」的理念下，記憶中的大自然與人文環境音樂的諸般情景交錯出現，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融合共存的。以大自然的環境音樂來說，自然界中許許多多不同種類的聲響，用來象徵「天人合一」中「天」的層次；而人文環境音樂取材於客家老山歌，用來象徵「天人合一」中「人」的層次。因此「天」、「人」層次成為此樂曲創作素材的主要來源，也構成此曲的兩項內容。



³ 「觀照」是一種抒情、感性、直觀事物之心，有別於尋思、理性、分析、推理與對待的「觀察」心。參見吳丁連教授，「奈米世界中音樂的人文藝術關懷與生命沉思」，奈米世界—賦予大學新機會，32~33頁，吳重雨編著，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，民國九十二年。文中作者提及「觀察的心靈乃理論的／哲學的心靈，亦即一種追問、探索知覺現象的基礎，或對現象陳述存有意義的心靈；而觀照的心靈乃藝術的心靈，亦即能全然地把握對象所展現其千姿百態、消長共存之心靈。前者以概念語言說述，後者在無言裡如實顯露。」參見徐復觀，中國藝術精神，十二版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八十七年，70~75頁。「所謂觀照，是對物不作分析地了解，而只出之以直觀的活動。此時的態度，與實用地態度及學問（求知）地態度分開，而只是憑知覺發生作用。只是看、聽的感官活動，是屬於感性的。」

⁴ 參見張道葵，「“天人合一”與自然審美和藝術創作」，湖北三峽學院學報，第十八卷第四期，48~55頁，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。「人生天地之間，無時無事不與自然相通，自然不僅為我們提供生存的環境，而且是我們藝術創作的泉源。」參見林谷芳，諦觀有情——中國音樂裡的人文世界，望月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民國八十六年，226~228頁。「以中國水墨畫為例，無論大至萬里山河或小至蔬果蟲魚，都以自然為對象，想體得自然之趣的宗旨可說極為明顯，山水畫因此始終是中國繪畫的主流，而在文學上，描寫田園生活、山林隱逸的詩、詞、小品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道清流。」「中國音樂也不例外，它有相當比例的樂曲都在吟詠自然、直取田園之境。」

此曲寫作時，在「天」的層次部份——大自然的環境音樂：包括風聲、雨聲、鳥嘯、蟲鳴、……等，這些自然界中的種種聲響，全部給予管絃樂風格化，使之成為充滿作者個人情意的聲音意象。每一種類的聲音意象用一種特定的音色、節奏類型、音高意識、……等，根據內心的遙遠記憶去組合成不同性質織體的音畫（詳細具體譜例參見第三章及第四章）。

在「人」的層次部份——客家老山歌的旋律線：包括它的骨幹旋律、模仿人聲歌唱的滑音、和圍繞它的許多不同種類的加花。這種滑奏和加花，類似我們語言的抑揚頓挫，是「意義」的一部份⁵，而非兩音之間的媒介或單音的點綴。在此樂曲中，作者依據創作當下的情思起伏變遷，將山歌的曲調旋律作變化，形成所謂「頓挫」、「轉折」的感覺（詳細具體譜例參見第三章及第四章）。

全曲由環境音樂引發，經歷自然與人文的相互呼應、溝通，勾畫出作者內心的記憶畫面，力求傳達人與自然和諧共處——「天人合一」的理念。



⁵ 在這裡「意義」意指的是「表現」的本體，而非是「表現」的手段。